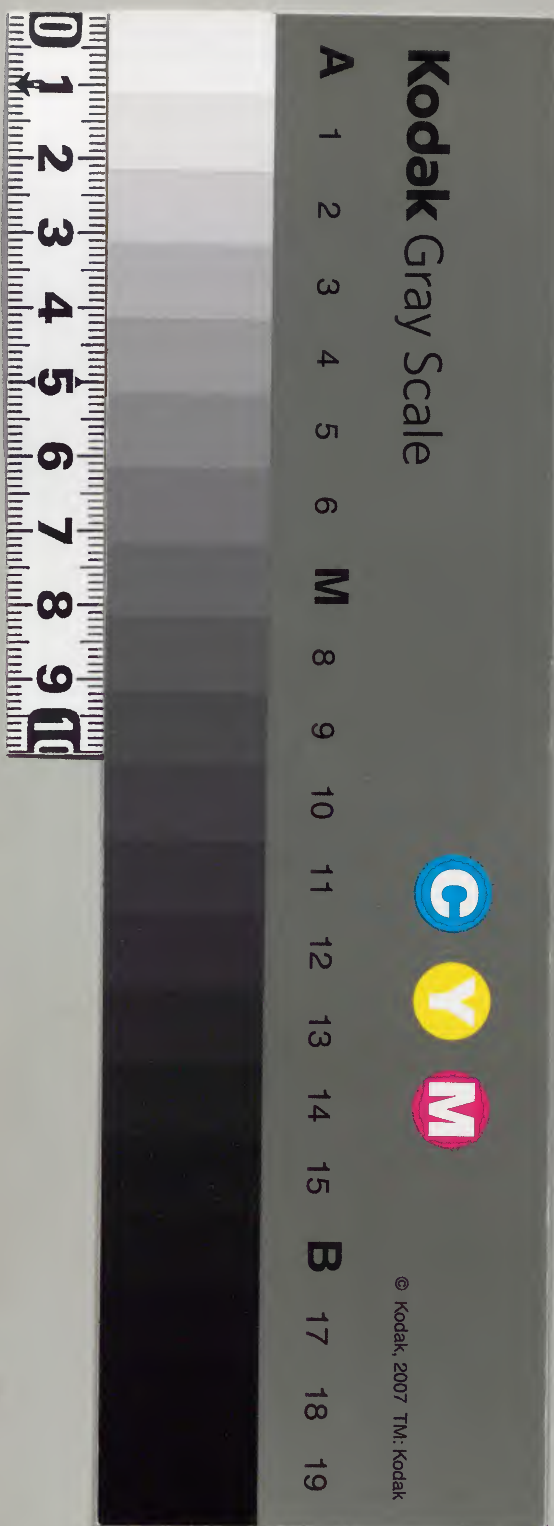


垂加草全集

香林書冊

庫文閣内			
函架	冊架	號架	和書類
一四	三三	二八三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183
冊數	23	(23)
函號	190	318



垂加草附録中

考

魯齋考上

瓊山丘先生世史正綱至元十八年許衡卒條
下曰仕元之臣衡爲之冠冕而卒不書其官爵
者何原其心也衡臨終之言曰我平生虛名所
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
四字嗚呼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觀其言也則衡
固亦自知其仕元之非矣可見天理之在人

淺草文庫

未嘗或泯也徒以其知之未真行之不決至其
臨終之際天理發見出於由衷之言味其不能
辭官之一語則可見元人之官在所當辭而不
能辭焉以是負愧云爾衡不自諱後世之人乃
曲爲之諱何哉春秋責備賢者故綱自於楊雄
之仕莽以死書之衡之仕元較之雄尤甚焉者
然其有自知自悔之辭此其所以不書死而書
卒也歟或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許衡生元
人域中而不仕元將何以行君臣之義哉夫謂

之義者宜也可仕則仕不可仕則不仕合其宜
則爲義不合其宜則爲非義夫以中國之人學
周公孔子之道雜群胡之中毀冠冕以事夷主
以絕我中國帝王之統爲宜乎不宜乎然則孔
子欲赴公山弗擾之召非歟程子曰聖人以天
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
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吁以臣而畔
君一旦而革其非心則君臣之分故在也以夷
而戕中國之主春秋華夷之分安在哉在聖人

則欲往而終不往而衡則卒往焉其亦異乎聖
人矣然則爲許子計柰何曰隱居教授明道以
淑其徒立言以範乎俗如劉因之屢召不出出
而亟歸可也宋范質臨終戒其家勿
請謚立碑其意與衡同
○元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條下曰自唐以
諸儒從祀孔子廟庭後世因之必其人於孔子
之道有發明衛翼之功然後與焉非徒崇德亦
以報功也夫孔子有大功於天地以其刪述六
經也世之儒者必於是六者之經躬而行之闡

而明之然後得以與於從祀之列苟棄其書而
不用悖其道而逆施陪食聖人廟庭之間其心
安乎春秋一經關係尤大宋王安石棄春秋之
經者也一時群小附和雖躋之於從祀之列其
後公論卒定禡而去之元之許衡則悖春秋之
道者也春秋之道內夏外夷一會之頃尚不容
其主中國况四海之大其肯容之爲君乎或曰
仕元之人多矣乃獨責衡可乎曰此朱子責揚
雄之意也他人隨世就功名者何責焉愚情無

知識少時嘗安有所論謹錄其畧分書于下方
 或曰宋室南遷女真據有中原鞭鞑奄而有之
 三綱淪而九法斃矣賴許子以河洛正傳起而
 輔之中國不純也變於戎夷人類不盡入於會獸
 未必非許子功也使當世無許子焉其不至於
 蕩滅泯沒不止矣則許子豈可輕嘗乎哉曰為
 一世許則許子固不為無功矣為萬世計則許
 子豈得無罪哉嘗即元史考之妻無偏正皆稱
 后子無嫡庶皆稱太子父死而子烝其妾兄喪
 妻其嫂其倫理蓋蕩然矣八思巴以夷狄之
 大朝會坐于正殿之上與其君同受群臣朝賀
 又造為字書以亂吾中國自結繩以後之文焉
 其教法蓋蔑然矣官之正員必以胡類國有太
 議逐出漢臣使不得與聞其政事太抵類是
 謂無章矣是三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許子
 曾一言及之乎然則史必書之矣此其大者不
 許子未嘗言也言則史必書之矣此其大者不

能革之則其功効之小者何補哉是許子不能
 變其習俗况望其行其道以有為乎哉中國所
 不能變於夷狄人類所以不盡入於禽獸者是
 蓋天理在人人心者不容泯中國先王之澤猶
 乎耳豈盡許子功耶曰若子之言凡傳道統者
 必道行於時始可耳而周程張朱皆不足當
 之矣曰此周程張朱所以為周程張朱而許子
 所以不能及也四子者當大宋明盛之時進禮
 退義苟有不合不肯少枉况肯肩醜類而事夷
 狄之主乎許子殆揚雄之流欲訕身以伸道爾
 道寓於身身訕矣道可伸乎或曰當是之時宋
 室既亡矣許子生於河內蓋在元人域中也
 不仕則已矣如必仕為舍元何適哉孔子作春
 主於尊周室而孟子倦倦以王道說魏齊之君
 而曾無一言及於周司馬氏李泰伯亦嘗非之
 而朱子不以二子之言為然且為之辨折焉許
 子之意得無合於孟子之言而子之所見亦二
 乎曰是不然戰國之時周過其曆賢聖之君不

作民惟惟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攻之
以戰殺之盈城攻野以戰殺之盈野所貴乎王
天下者以能安天下之民而治天下之亂云
耳今乃惴惴焉不能自保徒建空名於諸侯之
上是豈上天所以作之君之意哉蓋王者天下
之共主不能主乎民則弗王矣孟子之心切於
救民蓋有不得不已焉耳善乎先儒有曰夫子作
春秋以尊周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善學孔子
王道以尊周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善學孔子
知孟子善學孔子矣七篇之云孰非二百四十
二年之行事乎然孟子所說者魏齊也而足跡
未嘗適秦楚焉其意蓋可見矣此愚所以斷之
為揚雄之流其所見猶未逮賈誼胡銓也况望
孟子乎賈誼之言曰中國首也夷狄足也漢事
匈奴足及居乎上嗚呼中國事夷狄則為足
於首以夷狄為中國主豈非足及為首乎足
於首識治體者尚為之大息矧足反為首而欲
傳道統者不能救解而又助之可乎胡詮之言

曰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
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嗚呼童孺之愚尚知犬
豕非可拜之物名為大儒行先王之法行道先
王之法言而曾童孺之不若耶且宋高宗為親
故屈抑於虜君子猶不與之知以斯道自任者
乎其不為君子所與也決矣抑嘗考許子入仕
之時宋室猶存也夫宋室所以不振者直以國
勢微弱幼主昏庸權臣誤國耳非有桀紂之惡
也非若戰國之甚也當時生民所苦者正坐夷
狄之侵凌不已耳許子倘以生民為念盍勸世祖
以通和壁鄰以息肩南北之民雖宋人拘留使
臣尚當為之及覆閣喻明為其權臣之罪勸之
以成湯待葛之道廢幾其有及人之功得許子
掩其輔夷之罪而許子乃不及此何哉使許子
知不及此不知也知而不言不仁也言不從不
去不勇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人所謂
得也三者闕一不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人
奈何亦惟隱居教授明其道以淑諸其徒使天

下由是曉然知春秋之大義庶幾天理之在人
心者不至於泯沒無餘可也則夫朱子之後承
其緒者舍許子其誰哉况以許子之分高明德
性純厚又有躬行實踐之力將見其與周程張
朱並傳於天地之間而從祀孔子之官牆千萬
載而無愧矣區區管窺蠡測如小子者尚敢置
喙哉或曰今許子從祀孔子廟庭幾二百年矣
名公鉅儒生其後者曾無一人言非之者獨
何自尊而云然予曰此蓋元人自祀其臣而其
人自朝以之未革焉夫衆言紛亂折諸聖子蓋折
我朝以之春秋者彼是則此非二者必居一
於此矣夫豈無替之言哉或曰仕元之人多矣
獨以責許子可乎蓋他人隨世就功名者則許
子則學道者也以一世之功名而論許子則衆
人中之山斗江漢也若以萬世之道槩焉恐不
能以無過耳雖然許子之自處者亦未必自謂
至此一時為其門人者尊稱之過其實後人因

之又往往不之考焉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言也

○新莽天鳳五年莽大夫楊雄死條下曰嗚呼
仕莽之世孰非莽之臣哉而雄之卒獨以為莽
大夫而且書以死蓋槩以夷狄之臣例之也且
雄仕莽僅官中散大夫非若劉歆董之列官顯
要其失在於作為虛文以諛莽耳非若嚴尤輩
為之符命設謀效勞力也文公先生乃以此大
書之於通鑑綱目何哉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也
蓋雄名為儒者也讀六經孔孟之書明三綱五

常之道以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緒作法言將以儼論語作太玄將以儼周易平日所自負欲爲何如人天下後世將望之以爲何如人而乃其爲亂臣賊子之臣僕哉大賢筆之於書以寓微顯闡幽之意其垂世戒也大矣然世之人皆明於附篡之臣而不明於仕夷之臣抑又何也愚請因是而論之天地間無非陰陽之理也君陽而臣陰男陽而女陰中國陽而夷狄陰先儒程氏謂臣居尊位弄弄是也猶可言也

婦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然臣而居尊位婦而竊男權猶吾類也夷狄之居尊位則非我族類矣反天之經亂地之紀敗人之類其爲非常之變又豈但婦居尊位而已哉嗚呼仕莽者先儒旣書之以爲莽大夫而仕胡者乃以之承道統之傳而列從祀之位彼此相較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

○元至元十八年擊日本條下曰始皇築長城漢武伐匈奴後世以其窮兵黷武目之以爲無

民之
恐誤

道王元世祖所謂賢君者在位之日擊緬甸
擊占城擊瓜哇擊日本殆無虛歲其所以窮兵
黷武民之秦始漢武何如哉夫以長城之築出
塞之師所以為中國生靈計耳蓋以害中國者
莫如北狄方吾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為吾
子孫害必深也秦始漢武之心不過如此世祖
之擊此諸國則異于是緬甸接于百夷占城隔
乎交趾瓜哇日本皆在大海之外地勢不相接
也兵又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

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
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為民人之主而殺人
民以逞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焉有道之
主果若是哉或者至比世祖以堯舜而比許衡
以孔孟噫世祖得為堯舜則衡優為孔孟矣
○至元三十年徵士劉因卒條下曰劉因卒而
書何倣綱目書陶潛例也因生元人近甸而不
仕元其志可尚也已蓋嘗觀其所作退齋記有
曰挾老氏之術者以一時之利害而節量天下

正印草

附錄中

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害民然而特立萬物
之表而不受其責焉且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
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其徒揚
俊民申之曰先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衆人宗
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術也由此言觀
則因之不仕蓋的然有所見也但所指言者不
知何人然味其辭所謂以孔孟程朱自居及其
徒所謂得君行道衆以伊洛宗之似指當時許
衡也若然則因亦不然衡之仕元歟雖然因知

元乃夷狄之君不可事而不知宋乃中華之統
不可絕而作渡江賦以籌畫忻幸之何歟豈非
幽燕之地淪入夷狄已久雖豪傑之士如因者
亦不免爲見聞習染所局歟毋怪乎盧摯之徒
謂宋爲淮夷也

○宋德祐元年遣蒙古行人郝經還條下曰或
曰元世祖本無伐宋之意使宋人不拘郝經其
後不殺廉希賢必將通和講好而中國不至於
一統於夷矣惜乎宋人自速咎也嗚呼其然豈

其然哉元世祖未即位之前憲宗已興師萬里外擊安南矣而世祖亦嘗自將擊大理入吐蕃當是時也未興伐宋之師已侵廣西湖南之境其地在宋都之南數千里之遠其勢遠畧也如此雖不毛瘴癘之鄉亦無所不至况江浙財賦所出之地素稱富饒也哉其所以遣使者襲用金人愚宋之術焉耳豈真其心哉以緬甸交趾在江浙以南幾於萬里占城爪哇日本之域隔越大海風波險惡忍棄數十萬人之命以爭之

况中國帝王之都人物財寶所聚在其壤土之近者哉春秋推見至隱雖幽潛隱微之未發者猶闡而顯之矧其昭昭素著者又豈能逃明者之見哉嘗觀元初一時腹心股肱之臣雖多中國之人然受其豢養貪其富貴忘其身之爲華並無一人一言勸其存宋雖劉因之賢猶作渡江賦以欣幸之而有戰則爲土降則爲奴之語他又何責哉在五胡亂華姚弋仲一老羗耳猶能言胡人自古無爲天子之理王猛臨終尚能

勸有堅以存晉祚許平仲一世大儒得君行道
章疏屢上曾無一言及此何也况其將議伐宋
也又與姚樞徒單公履同召也哉本紀載公履
勸伐之言使平仲有沮之之語未必見遺也

○元天曆二年國子監祭酒李魯翀不拜帝
師條下曰按元史元起朔方崇尚釋教及得西
域世祖郡縣其地而領之於帝師帝師之命與
詔勅並行於西土所以敬禮之者無所不至帝
后妃主皆受其戒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

列而帝師專席於坐隅其來朝也未至而迎之
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既至則命朝臣一
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
天曆中國子祭酒李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
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我孔子之徒天下儒
人師也請各不爲禮蒙古百年之間僅見此爾
史氏書以爲美談則此無一人敢與之抗禮者
可知也然李魯翀所值帝師者乃其徒類依
次而爲之者耳其禮尚加嚴重如此况其始封

之人上之人謂之爲皇夫之下一人之上者哉
當時以道統自名一世士大夫以之接孔孟之
緒者考其居位之日政與其人相當不知其所
以爲禮何如也設有之作史者必大書以誇詡
之矣又何貴於字木魯狎也

○瓊臺會稿許文正公論曰道統之傳尚矣前
孔子者皆行道者也後乎孔子者明道者是則
行道者至孔子而止明道者由孔子而起孔子
也者前聖之統會後聖之標準也前聖而不合

乎孔子不足以任斯道之統後聖而不法乎孔
子不足承斯道之緒故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
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豈不
信然夫孔子之道其載六經易也書也詩也禮
樂也皆前聖已行者也道合乎孔子故孔子述
之以垂萬世惟春秋一經則孔子之筆也合易
書詩禮樂貫通而一之者也欲學孔子而承其
統者舍此而不法烏乎法乎春秋大義一本此下有數
十其大在尊王賤伯丹夏外夷而已然王伯不
要五字

並世一世而一易爲道雖未純而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猶自若也若夫夷夏之分與天地相爲始終不可一日亡爲者也一日亡爲則中國夷狄矣人類禽獸矣尤不可以不嚴由孔子而上爲周公爲武文爲湯禹爲舜堯其所行者未有不謹乎此者也由孔子而下有子思有孟子有周程有張邵有朱張其所明者亦未有不謹乎此者也惜乎朱子之後此道無傳焉噫客有詰予者曰有元魯齋文正許公一代名

儒也不足以承斯統乎予曰然許子固一代名儒也於六經諸子百家無不通貫惜其於春秋之學未講焉夫春秋一書聖人傳心之法也不得其書則不得其心不得其心焉能傳其道乎客曰何以言之予曰子不讀春秋乎聖人於華夷之辨特嚴焉楚始見經則以州舉兵始與會則殊而外之二國皆自稱王則止書日子所以正天地之大分嚴華夷之大防也其與堯之分北三苗舜之處蠻夷猾夏禹之征三苗周公之

懲荆舒膺戎狄之心同一心焉夫楚熊繹之後
先王之所封也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也楚在
荊州之域吳介揚越之墟人中國之人也地中
國之地也君臣上下固中國之分也父子兄弟
固中國之倫也衣冠飲食文物用度固中國之
俗也聖人猶且抑之遏之惟恐其猾夏亂華焉
况彼腥膻醜類侏儻其語言種彘其衣服禽獸
其行虎狼其心無君臣上下之分無父子兄弟
之倫且又逃居荒服之外朔漠不毛之地其所

以為中國害豈但猾夏亂華而已哉使聖人於
此所以抑之遏之又不知何如也其書法豈但
如是乎哉許子生當有元之初為姚樞竇默所
荐官至祭酒繼貳中書可謂遭遇其時矣嗚呼
聖人作春秋於吳越之國尚誅其心於數百年
之前不惟誅其人凡與之會盟者心深責而痛
斥此一本無此三字焉矧躬於其身毀冠裂冕委質盡瘁
誓首鞠躬屏氣肅容以臣事夫禽獸狗彘於當
時者乎使聖人筆之於書又不知何如其誅之

也由是觀之許子尚為學聖人之道者乎客曰
子之言辨矣第一本無當宋南遷之時此字
女真據有中原韃靼奄而有之三綱淪而九法
斃矣賴許子以河洛正傳起而輔之中國不純
變於夷狄一本本作戎夷人類不盡入於禽獸未必非
許子力也使當時無許子焉其不至於蕩滅泯
沒不止矣然則許子豈可輕訾乎哉予曰為一
世計則許子固不為無功矣為萬世計則許子
豈得無罪哉然則一世與萬世孰為輕重不待

較而彰彰矣以一世之功贖萬世之罪萬與一
相去遠矣其能相掩乎且許子之輔元不知其
果能格胡人之陋習否耶嘗即元史考之妻無
偏正皆稱后子無嫡庶皆稱太子父死而子烝
其妾兄喪而弟妻其嫂其倫理蕩然矣八思巴
以夷狄之黠大朝會坐於正殿之上與其君后
同受群臣朝賀又造字書以亂吾中國自結繩
以後之文焉其教法蓋蔑然矣庶人之衣得以
飾龍鳳官之正員必以胡類國有大議逐出漢

臣使不得與聞其政事大抵類是可謂無章矣
是三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許子曾一言及
之乎然是三者終元世而不變則是許子未嘗
言也言則史必書之矣此其大者不能革之則
其功效之小者何補哉是許子不能變其習俗
矣不能變其習俗况望行其道以有爲乎哉中
國所以不能變於夷狄人類所以不盡入於禽
獸是蓋天理在人心者不容泯中國先王之澤
猶存乎耳豈盡許子功邪客曰君子之言凡傳

道統者必道行於時始可爾而周程張朱皆不
足以當之矣曰此周程張朱所以爲周程張朱
而許子所以不能及也四子者當大宋明盛之
時進禮退義苟有不合不肯少枉况肯比肩醜
類而事夷狄之主乎許子殆揚雄之流欲誣身
以信道爾道寓於身身誣矣道可信乎客曰當
是之時宋室既亡矣許子生於河內蓋在元人
之域中也不仕則已如必仕焉舍元何適哉孔
子作春秋主於尊周室而孟子倦倦以王道說

魏齊之君曾無一言及於周司馬氏李恭伯亦嘗非之而朱子不以二子之言爲然且爲之辨折焉許子之意得無合於孟子而子之所見亦二子比乎曰是不然戰國之時周過其歷賢聖之君不作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攻城以戰殺入盈城攻野以戰殺入盈野所貴乎王天下者以其能安天下之民而治天下之亂云耳今乃惴惴焉不能自保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是豈上天所以作之君之意哉蓋王

者天下之共主不能王乎民則弗王矣孟子之心切於救民蓋有不得已焉耳善乎先儒有曰夫子作春秋以尊周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說魏齊以王道武王伐紂之心也噫知武王善繼文王則知孟子善學孔子矣七篇之書孰非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者乎然孟子所說者魏齊也而足跡未嘗適秦楚焉其意蓋可見矣此愚所以斷之爲揚雄之流其所見猶未過賈誼胡銓也况望孟子乎賈誼之言曰中國首也夷狄

足也漢事匈奴足反居乎上嗚呼中國事夷狄
則爲足加於首以夷狄爲中國主豈非足反爲
首乎足加於首識治體者尚爲之太息矧足反
爲首而欲傳道統者不能救解而又助之可乎
胡銓之言曰三尺童子最無知也指犬豕而使
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嗚呼童孺之
愚尚知犬豕非可拜之物名爲太儒行先王之
法行道先王之法言而曾童孺之不若邪且宋
高宗爲親故屈抑於虜君子猶不與之矧以斯

四錄中

道自任者乎其不爲君子所與也決矣抑嘗考
許子入仕之時宋室猶存也夫宋所以不振者
直以國勢微弱幼主昏庸權臣誤國爾非有桀
紂之惡也非若戰國之甚也當時生民所苦者
正坐夷狄侵凌不已爾許子儻以生民爲念益
勸世祖以通和睦鄰以息肩南北之民雖宋人
拘留使臣尚當爲之反覆開諭明其爲權臣之
罪勸之以成湯待葛之道庶幾其有及人之功
得以少掩其輔夷之罪而許子乃不及此何哉

四錄中

使許子知不及此不知也知而不言不仁也言
不從不去不勇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人所同得也三者闕一不足以爲道矣然則爲
許子計柰何亦惟隱居教授明其道以淑諸其
徒使天下由是曉然知春秋之大義庶幾天理
之在人心者不至於泯滅無餘可也則夫朱子
之後承其緒者舍許子其誰哉况以許子天分
高明德性純厚又有躬行實踐之力將見其與
周程張朱並傳於天地之間而從祀孔子之宮

牆千萬載而無愧矣區區管窺蠡測如小子者
尚敢置其喙哉客曰今許子從祀孔子廟庭幾
二百年矣名公鉅儒生其後者曾無一人一言
非之子獨何據而云然予曰此蓋元人自祀其
臣而其門人自尊其師亦如宋人以舒王配享
夫子爾故我朝沿之未革焉夫衆言淆亂必折
諸聖予蓋折諸孔子之春秋者也彼是則此非
二者必居一于此矣然則豈無替之言哉客曰
仕元之人多矣獨以責許子可乎蓋他人隨世

就功名者也許子則學道者也以一世之功名而論許子則固衆人中之山斗江漢也若以萬世之道槩焉恐不能以無過耳雖然許子之自處者亦未必自謂至此一時爲其門人者尊稱之過實後人因之又徃徃不之考焉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言也

正統七年

魯齋考下

敬軒薛先生讀書錄曰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朱子作大學中庸

序惟以二程子繼孟子之統而不及三子何邪蓋三子各自爲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洒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歟然朱子於太極圖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正蒙則述張子於易則主邵子又豈不以進脩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

博學之功又當兼及三子之書邪及朱子又集
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
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
齋專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辭
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又曰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
辭之間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
一人而已

○又曰尊程朱之學者許文正也

○又曰朱子之後諸儒有失朱子之本義者至
魯齋許氏尊朱子之學至矣

○又曰許魯齋余誠實仰慕竊不自揆妄爲之
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
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洒落其志
量弘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
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又曰魯齋余草測其爲何如人但想其大而
已

○又曰許魯齋在後學固不能窺測竊嘗思之
蓋真知實踐者也

○又曰真知力行元有許魯齋

○又曰許魯齋力行之意多

○又曰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
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爲偽只有操心是要
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又曰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

者適以長己之惡

○又曰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
知力爭此言宜念

○又曰許魯齋曰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
大義行之然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竊謂異端
正與吾道相反

○又曰四書集註下小註脚程朱外諸家固有
發明集註者而穿鑿者尤多許魯齋所謂彌近
理而大亂真者不獨異端爲然

○又曰程朱之外諸儒性理雜論尤當大著眼力以辨其真是真非不可遽以為先儒成說而悉從其言曾齋謂其有彌近理而大亂真者蓋謂是也

○又曰曾齋厭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

○又曰宋末之文弊如周末許曾齋嘗言之矣

○又曰許曾齋答竇先生書中間一節議論深識命時勢二者蓋深予易者也

○又曰許曾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而

無所係累真仕止久速之氣象也

○又曰曾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

○又曰曾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

學孔子者也

○又曰曾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真聖人之學也

○又曰曾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

○又曰曾齋不對伐宋之謀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

○又曰實過其名曾齋其人也

○又曰程朱立朝時人多欲輩行之正如安童之論許曾齋

○又曰元人有以比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即其書求其心考其行評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矣

○又曰世祖雖不能盡行曾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又曰曾齋學徒在當時為名臣則有之得其傳者則未之聞也

○敬軒文集讀許曾齋思親詩并序洪熙元年冬

十二月余扶先人柩至覃懷宣德元年春正月

啓先母窆合祔于汾陰先塋既卒事因檢元音

讀至曾齋先生七月望日思親詩乃悽然有感

潛然淚下遂次其韻得詩三首因書先生詩于

前以見先賢誠孝之心溢于言表雖百載之下

讀之猶足使人興起復書余詩于後以見余不

仁不孝不能竭力于始終視前賢大節有愧云
思却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窓夜靜
燈前教蔬圃春深膝下嬉將為百年供色養豈
斯一日便生離泰山為礪終磨滅此恨綿綿未
易衰次韻首其一觸自家山總是思思親況遇
早春時日長每聽詩書訓風暖頻隨杖履嬉百
載韶華成荏苒終天涕淚感睽離白緣孤子無
誠孝不是人生有盛衰其二風光滿目動哀思
春草春花似舊時堂芥已成終古恨斑斕不復

往時嬉中宵祗解追前夢隔歲猶如在遠離却
憶高堂覽明鏡曾將華髮嘆年衰其三彷彿音
容彷彿思衣冠出入憶當時成人未反林鳥哺
稚子曾騎竹馬嬉椿老暮庭風槭槭草荒春塚
雨離離固知罔極恩難報只恐終天孝易衰
○敬軒集曾齋先生覃懷書院南北風塵鴻洞
中天開人極產英雄幾年力學尊尼父萬里心
傳得晦翁自信興王為大道豈知伐國是元功
當時歸老情何切為愛西山萬玉峯

○敬軒集公安詠古古砌長衢滿綠苔疎籬多
傍水邊栽欲知何處懷平仲老竹荒祠風雨來
○敬軒集衛河舟中懷古京草蕪城澹月輝河
流雖是昔人非北門鎖鑰輸平仲南度兵車數
岳飛汴水風高霜落木吳山秋晚露露衣當時
故老知何限空抱遺忠賦式微

○敬軒集重修許曾齋先生祠堂記曰新鄭縣
西山大隅山之左里曰陽緩元曾齋先生許文
正公所生之地也先生世家河內金季其先人

避兵是邑實生於先生於里中金太安己巳歲
也縣學有祠以祀先生其事具於碑今碑存而
祠廢士大夫之往來與秀民之向學者或嗟嘆
以爲缺典江西鄧麟訓導邑庠乃即夫子宮牆
東隙地營屋三間作先生像於中以時致祀既
而求記於河南僉憲劉公咸公以推余余猶記
往年過是邑鄧方謀作祠又二年再至祠成久
矣鄧之志可嘉哉於乎先生之道之德之學所
以紹程朱之正傳淑萬世之人心者固不待新

學小生之贅贅而獨念是邑乃先生誕生之地
顧祠宇久廢人心缺然無以寓敬鄧能固心興
事作新斯宇使凡進謁庭下者如親炙先生若
充然有得而退其有補於天理民彝不淺矣遂
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無替於承祀云

垂加草附錄中

垂加草附錄下

書

答片岡正之書

今月三日書昨日來到承二月二十六日昏娶
夫婦之道小學詳明而所謂夫和而義妻柔而
正者乃其要道也苟和而不義則父母戚戚義
而不和則妻子咨咨不可不慎而今讀者不明
之或妾媵無數者曰一夫一婦度人之職而聞
涑水之私妾則以為不足法此豈知和義之

道者哉夫子嘗誦常棣之詩曰父母其順矣乎
樂羊子感妻言終學業擧御揚揚因妻言抑損
之是妻正而輔佐之夫義而能改者也抑世人
於外舅姑往往忽之周禮之教嫺居六行之一
不嫺居八刑之一漢潘炎未嘗輒開婦翁書時
之人稱有古人節可以爲法矣如陳涉之不拜
婦翁王國寶之讚婦翁不足論也第五倫之賢
猶被搥婦翁之誣可不慎哉彌子之妻與子路
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

得也彌子不知義命之言陋矣可以爲交姪之
戒此外猶有可言者暫期後使不悉

答真邊仲菴書

二月朔書上己後五日至承海陸無恙而還多
幸多幸踈慵如舊弗賜遠念年來子誤聞吾名
去冬枉駕過蝸廬將謂一見無似望望然去之
而今却蒙博識力行任考亭之道不虞之譽不
勝慚愧孔子集大成垂六經達于此曰博識曰
力行吾不與焉固萬萬也聖遠樂亡經以五名禮

之壞亂亦甚矣幸朱先生出易也詩也明本義
攻未失書令蔡仲默作傳禮樂欲正而未成然
黃直卿續儀禮經傳蔡季通著律呂新書春秋
以爲未學不下筆寓其微意於通鑑綱目四書
之解小學之書發明真切無復遺蘊先生實夫
子後一人也善學者由小學進大學而盡論孟
之精微極中庸之歸趣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吾竊志于小學讀書題而知無古今異宜者不
可カク不行カク然而行之則未曾有也非知之艱行之

惟艱請子以吾爲戒來喻深惡致良知之說云
云孟子不云乎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是
吾所以不辭也先生力與陸辯廓如也先生沒
吳草廬趙東山再倡之程篁墩王陽明尋和之
以其外先生而難立也篁墩作道一編見篁墩
附註心經行今刊陽明爲晚年定論見傳欲混朱
陸以易天下上陳清瀾之學中鄒通辯馮貞白之求
是編正憂之而作然陳馮未窺先生之室則以
一酌之水救崑岡之火雖勞奚補朱書之來于

本朝凡數百年焉獨清軒玄惠法印始以此爲
正而未克佛藤太閤亦以爲程朱新釋可爲肝
心而猶惑乎佛遂不聞實尊信之者也慶長元
和之際南浦自謂信之而亦尊佛惺窩自謂尊
之而亦信陸陸之爲學陽儒陰佛儒正而佛邪
厥懸隔不翅雲泥既尊此而信彼則肯庵草廬
之亞流耳豈曰實尊信者哉去冬面論之際疑
於吾子中其毒也今也尊朱惡陸不棄無似將
與講習麗澤之益何悅加之頃輯先生排陸之

言分爲上下兩卷題曰大家商量集取于先生書中
敬義之語偶友人取去後使寄之不悉暮春日山崎

答仲庵問書

大學或問引公儀子去織婦小學載公父文
伯之母之績其旨似相背如何
小學取母之勤大學取休之廉各有攸當不可
泥也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小學大全載親

意欲用之如何朱子曰且以委曲開釋為先
如不可回則又不可拂親意也然則祭祀亦
可用淳屠若不用則不如事存雖然今依之
家禮終不可行

大全所載先生答胡泳伯量之語也見文集六
十三卷同卷答郭子從書中論此事子從問今
有人焉其
父尊信淳屠若子若孫皆不忍改將何時而已
恐人子之遭此勿用淳屠可也至於家舍所敬
形像必須三年而後改又語類八十九卷有論
不知如何曰如此亦善此事條二焉伯量之所記也可以並見之也問

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
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
子細商量此其一也或問設如母卒父在要循
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公如何曰只
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
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曰火化則是殘父
母之遺骸曰此話若將與喪服淳屠今異端之
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此其二也憂難解也甚於宋之時故有志者往往不得盡
其心可歎耳細考禮書可以時措之也夫火化
不可用則勿論也子思所謂必誠必信者親不
欲之亦當三諫也其他不得已則曲從而已祭
祀之禮三年之後徐改之可也觀中庸或問論

漢明之亂命臣子之苟從之罪可以見矣文武
王遺命大葬臣子從其亂命權
近議之見東國通鑑第九卷

與仲庵書

大家商量集此間友人不欲遠遣則為令備書
即令乘便風因啓近日自稱學朱子者誹記誦
則以蔽己之寡聞謗詞章則以蓋己之無文譏
笑陸氏之禁書而其所讀所行却在陸氏下此
吾人所當顧也蓋學知與行而已知可博矣不
可雜也可精矣不可鑿也行可一矣不可二也

可篤矣不可薄也知行相進而可上達矣此朱學
之所以與俗儒陸氏不同也張無垢之學陽儒
陰釋先生雜學辨中論之又嘗聞張氏經解板
行曰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夫先
生未見陸氏也既聞其宗無垢矣鵝湖之會其
詳不可得而攷然誦其詩可以槩見焉其後先
生辯論不置及陸之死也有死了告子之嘆苟
得此集而讀之則朱陸同異之分不待他說而
明矣蔡介夫有言以朱子之正學精義而不能

折服象山氏兄弟於一時之語次意亦其雄辯之
不如孟子也介夫此言吾不聽之夫朱子之於
陸氏猶孟子之於告子孟子之於夷之猶朱子
之於李伯諫事見先生答張敬夫及范伯崇林擇之書則是服與不
屈在彼耳豈以此而方孟朱之辯哉維時涼至
燈火可親之秋也吾子其勉旃早早心緒不縷
縷七月二十日山崎敬義

辭行狀

土津靈神生祠辭同行狀目錄詳之

雜著

○五七言之詩皆起于西漢五言始於蘓李陵
七言始於栢梁臺蘓李詩出于文選蒙求二書所載
有栢梁臺詩出於藝文類聚又名賢詩評新編
新選詩體大成載之二書所載亦有異王懋野客叢書
曰晉唐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
者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出於三百
篇之詩余謂是則然矣往往李陵之詩首尾徹
章皆以五言前此未有攷耳余觀徐陵玉臺新

詠有枚乘雜詩九章皆五言徹章此正明爲五
言詩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
於李陵乎林少穎先生所類觀瀾集收枚乘詩
數章題曰古詩注謂不知時代又失姓氏但云
古詩林先生未見王臺新詠故爾高承事物紀
原曰李翰蒙求曰李陵初詩始變其體作五言
格也其始亦本於詩訛訛彼有屋蔌蔌方有穀
之類六帖曰谷永始作六言亦詩公尸來燕來
寧之類也楊慎五言律祖序曰五言肇于風雅

儷律起于漢京遊女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
亦有全曲是五言起于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
不惑紅粉素手彩色相宜是儷律本于西漢也
又舉古詩二言至十一言而曰鬱陶乎予心顏
厚有怵怩五言之始也嘉謂此升庵好新奇之
言也夫書詩之有五言偶然耳非故爲之也
顏魯公質美而已予覽其文集十五卷甚駁聯
句尤多自三言至五七言焉
先生埋已女銘三言也見文集

雜記

附錄

卷

訓行錄上中下三卷萬曆丁酉之秋揚起元
序曰高皇御製不由史臣緣飾先臣劉基云萬
幾之暇作為文章舉筆立就莫不雄深宏偉言
雅而旨遠云云臣以是不揆愚陋與人宣說宣
說之後稍為註脚非敢謂得聖心之精微亦姑
以便初學之討求而已名曰訓行錄蓋竊取洪
範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意也限於時日未
及全釋姑存而附刻焉嘉閱是錄只見其言之
雅而不見其旨之遠也三教論見中卷云天下無

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
同其所濟給之理一斯世之愚人於斯三教有
不可缺者觀此言可以知其學識之不正矣夫
以春秋華夷之分言之則朱國瑞攘夷之功大
成矣然其皇帝之號與德不相合則萬萬也
老人星之名出于史記天官書壽星出于封禪
書而宋元祐年間有老人長纓三尺首身相半
者出焉太史奏老人星之所化見風俗記雅士之詠
老人星者往往有之而言其所化之形者甚矣

予惟見程敏政丘仲深之題贊見集瓊臺之耳集瓊臺
集俗謂之福祿壽則以其吉祥之德也又謂福
星祿鹿壽鶴則以其畫像或有鹿與鶴也篁墩
詞亦云靜携白鶴抚玄鹿
温公集十六卷賀壽星出現批答二有之范文
正公集五老人星賦有之是風俗記三所載元
祐年中之事歟

倭鑑目錄

第一卷一之天天神紀一之地地神紀一之人

神武紀第二卷綏靖紀第三卷安寧紀第四卷
懿德紀第五卷孝昭紀第六卷孝安紀第七卷
孝靈紀第八卷孝元紀第九卷開化紀第十卷
崇神紀第十一卷垂仁紀第十二卷景行紀第
十三卷成務紀第十四卷仲哀紀神功紀附第十五
卷應神紀第十六卷仁德紀第十七卷履中紀
第十八卷反正紀第十九卷允恭紀第二十卷
安康紀第二十一卷雄略紀第二十二卷清寧紀第
二十三卷顯宗紀第二十四卷仁賢紀第二十五卷武

烈紀第二十六卷繼體紀第二十七卷安閑紀第二十八卷宣化紀第二十九卷欽明紀第三十卷敏達紀第三十一卷用明紀第三十二卷崇峻紀推古附紀第三十三卷舒明紀皇極附紀第三十四卷孝德紀齋明附紀第三十五卷天智紀第三十六卷天武紀持統附紀第三十七卷文武紀元明附紀正紀第三十八卷聖武紀孝謙附紀第三十九卷淡路紀稱德附紀第四十卷光仁紀第四十一卷桓武紀第四十二卷平城紀第四十三卷嵯峨紀第四十四卷淳

和紀第四十五卷深草紀第四十六卷文德紀第四十七卷清和紀第四十八卷陽成紀第四十九卷小松紀第五十卷宇多紀第五十一卷醍醐紀第五十二卷朱雀紀第五十三卷村上紀第五十四卷冷泉紀第五十五卷圓融紀第五十六卷花山紀第五十七卷一條紀第五十八卷三條紀第五十九卷後一條紀第六十卷後朱雀紀第六十一卷後冷泉紀第六十二卷後三條紀第六十三卷白河紀第六十四卷堀

河紀第六十五卷鳥羽紀第六十六卷崇德紀
第六十七卷近衛紀第六十八卷後白河紀第
六十九卷二條紀第七十卷六條紀第七十一
卷高倉紀第七十二卷安德紀第七十三卷後
鳥羽紀第七十四卷土御門紀第七十五卷順
德紀第七十六卷後堀河紀第七十七卷四條
紀第七十八卷後嵯峨紀第七十九卷後深草
紀第八十卷龜山紀第八十一卷後宇多紀第
八十二卷伏見紀第八十三卷後伏見紀第八

十四卷後二條紀第八十五卷花園紀第八十
六卷後醍醐紀光嚴紀附光第八十七卷後村上
紀光明紀崇光紀後光嚴紀凡八十七卷絕筆
大書曰後小松帝明德三年壬申冬十月朔己
酉二日庚戌三種神器入洛

九九轉旋圖說

○右轉方圖者如左

水金木火土水金木火

水一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垂加草

火	木	金	水	土	火	木	金
九數	八數	七數	六數	五數	四數	三數	二數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九定占圖第一行數洛書者也第二行轉

洛書一往西南四來北方而如第一行自北數之者也以下皆倣此獨第五行自如也寫洛書大小二而置小者於大者之中方位同合而輪轉小者可以見之

垂加草附錄下

垂加草... 卷之十一至二十五者... 垂加州三十卷及附錄者... 吾... 靈社之全書也... 就中... 後... 筆錄而靈社取手自撰次以... 貽吾後人也... 其餘詩文雜著

跋垂加州

垂加州三十卷及附錄者 吾

靈社之全書也 就中 後

卷之十一至二十五者 文會

筆錄而靈社取手自撰次以

貽吾後人也 其餘詩文雜著

者靈社所自撰出以使成章
為序次而改正未得是定而
捐館爾來將繼其志而人有
取思而不肯果焉然去其世
既遠同志舊識亦多逝矣於
今不議則恐與埃塵共鼠共

敝於故箱敗筮之間遂背靈
社之本志矣是以與在京畿
一二之同志反覆辨論且總
之下州佐倉之仕士磯邊昌
言者私淑之人而篤志深信
當時直接親炙之徒亦或不

能及焉與吾雖無半面之識
而以書相扣講習切磋十有
數年頃歲已未憾此書之不
行于世責吾緩急切於茲
相與謀議推奉靈社取略定
之次訂正數回其功漸成矣

因鏤梓以垂之不朽也而短
長數篇傳寫之餘膾炙人口
雖亦有之然其繫於靈社刪
定之外者今皆不取焉嗚呼
至靈社取學之正所見之至
與其德之高下淺深則豈吾

儕之取當容咏哉只候百年
 論定之日頌其詩讀其書識
 者知之云爾
 享保辛丑夏六月上院
 藝州後學
 植田成章謹跋

